

網絡文學進入新時代？

作家任禾：告別流量井噴 網文走向經典化

網絡文學正在發生改變，是怎樣的改變呢？網絡文學一線作家任禾（筆名：會說話的肘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用了「詭異」一詞來形容網絡文學的發展方向。在任禾看來，文學的本質是思想、是人性。「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是兼具故事性與人性的。剛開始的網文作品只是練功升級，只是講故事，但近年來隨着一批『大神』下場，網絡文學作品開始平衡故事性與思想性。因此，下一部類似於《哈利波特》這樣全民皆知的經典之作或許會在中國出現，在網絡文學作品中出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任禾，筆名「會說話的肘子」，1990年4月生，洛陽人，中國作協會員，網絡文學白金作家，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大王饒命》《第一序列》《夜的命名術》等。他入選團中央、中央網信辦聯合評選的第四屆「中國青年好網民」，榮獲第六屆閱文原創IP盛典「年度榮耀作家」、2021起點「金鍵盤作家」、第四屆茅盾新人獎、網絡文學獎。其作品《夜的命名術》獲第33屆中國科幻銀河獎最具改編潛力獎，2023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協主席」是認可是激勵

這隻「會說話的肘子」有多牛呢？他的科幻作品《大王饒命》是網絡文學首部原生評論破百萬的作品，《第一序列》入選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2020年網絡文學重點作品扶持選題，同年被中國國家圖書館永久典藏。而《夜的命名術》自連載以來，打破了起點平台多項歷史紀錄，閱讀人數、收藏人數、均訂數屢創新高，成為VIP章節首發月起點銷售額最高、打賞收入最高、月票最多、本章說最多的作品，並刷新起點最快達成10萬首訂紀錄，成為該閱讀平台歷史上最快速成銷售、評論雙百萬作品。

記者採訪任禾，源於他的新身份——洛陽市作協會主席。他不僅是洛陽市文聯所屬13個文藝家協會最年輕的「掌門人」，更是全國少有的網絡文學作家擔當作協主席一職。但是新官上任沒有三把火，任禾目前已經處於半閉關狀態，因為他在構思新的作品，題材是東方玄幻，「目前正在做設定，包括人物小傳、世界觀等。」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就在於，網文需要把設定做得非常詳細，「因為需要構建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必須足夠精緻與完整，這樣寫的時候作者本人才有足夠的信念感，讀者也才能夠帶入。」這部新作品預計能夠在明年4月份開始更新。

在任禾看來，「作協主席」一職是對自己「埋頭碼字」的肯定，也是對網絡文學的認可，更是對網絡文學的激勵。「網文是一種很年輕化的表達或者說交流方式，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高頻率互動讓作者能夠更好地收集到讀者的意見和喜好，因此，也更有助於創作出讀者喜愛的作品。」任禾認為，擁有共情能力是自己從事網文寫作的「天賦」之一，「這讓我特別能夠換位思考與感同身受，以讀者的視角去寫，這樣才能寫出讀者愛看的東西。」

這個從小喜歡看書，沒事喜歡寫詩寫散文的文藝青年對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有更高的要求，「比如，這個故事如果寫完能給我的孩子看，就可以寫。」這其實也是網絡文學的一個發展方向。「整個網絡生態都在發生改變，讀者的要求更高，下場寫作的人也更牛，水平越來越高。」

套路會把人「廢掉」

其實早在任禾2011年讀大學時，他就下場寫過網絡小說，只不過當時更新了30萬字就更不下去了。



《夜的命名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寫作需要閱歷，沒有閱歷寫不好網文。」任禾總結當時寫不下去的原因：生活閱歷不足導致的。那時候不跟人打交道，整天接觸的就是自己的同學。「過往的閱讀經歷能夠給你足夠的寫作基礎讓你開始寫作，但不足以支撐你完成一部作品。」

而畢業之後的工作經歷讓任禾的閱歷得到了「充分的補充」，2016年為了「貼補家用」再次下場寫作的任禾找到了自己的節奏和方向。任禾真誠地告訴記者，這不是個人牛，而是時代給的紅利。「趕上了網文井噴的時代，再往前二十年再往後二十年，就算能寫，可能也賺不到這個錢。」

任禾也非常清醒地意識到，現在的時代已然不同了。「網絡文學流量井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能寫出來的東西基本都寫完了。但隨之到來的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時代。」

「現在網文正在進入這個時代，真正的大神們寫出的作品兼具故事與人性，不僅能寫好故事，更能兼顧人性的複雜性，很可能會出一大批經典，我這一批人也會被這批人的光芒所掩蓋。」

因此任禾一直堅持，寫作不能「用套路」，「寫套路會把人廢掉。當一個行業太賺錢時就會總結套路，但如今的網絡文學已經不是那個僅追求流量的時代了，以前網絡寫作者打開Word就是幹，完全不給自己思考的時間。但是現在追求文學性和思想性的時代下，不思考就會失敗，不充分準備就會失敗。」

《天鵝與蝙蝠》的二元性

由衷而言，時至今日，東野圭吾無論推出任何新作，相信也難以完全擺脫自己的套路痕跡。2021年的《天鵝與蝙蝠》當然也難作全然突破，但即若如此，東野只要緊守自己嚴密的罪與罰探討，把主題設定的二元對立由矛盾到結合的安排好好刻畫，同樣足以令讀者好好消磨數小時的閱讀時光。

「光影共存，晝夜同生，宛如天鵝與蝙蝠在空中對舞」——那當然就是主題關鍵句，是出於中町及五代兩位刑警於討論白石美令及倉木和真兩人關係所發出的感慨。後來在接近結尾前，東野再借兩人之口，來多一次剖白式的交代，道明以上的所指，是「他們的立場完全逆轉了。然而正因此如此，也只有彼此才能共鳴，不是嗎？他們之間或許會萌生類似羈絆的感情。東野不厭其煩地如此具體指出寄託，除了想讓讀者正視兩人作為受害者及加害者的立場對倒更替外，當然進一步提醒大家不要為表象所束縛，說到底以上一切的名目位置，很大程度都是源自一個共犯結構的社會體系中，所以大家的身份隨時可以逆轉，而個人的對抗成效不大，只能作柔性的自我調適。此所以我認為小說中貫徹主題的，其實絕不限於主角兩人，個人認為主題的建構其實有一個完整的布局構思，簡言之就是希望令讀者感受到，所有人物其實都有光影兩面，不要被表象蒙蔽才是安心立命的要訣。

在此提出兩名配角供大家思考一下，先是自由記者南原，他的出現顯然代表套路上令人反感的嗜血狗仔隊記者，一出場便立心不良地設局讓和真墮入陷阱——盡量一切如實報道，但前後的說話套路引子，令和真說出惹公眾反感的說話，同時滿足了獵奇報道提升吸引力的市場效果。本來一個大反派角色，可是在東野筆下，他在採訪刊登後再見和真的契機，卻成為提供重要追查線索的中間人。他不一定認同和真的見解，但卻持平地提供手上的資料，讓對方去查證心中的疑團，而且對和真未來的處境，也不無同情的關顧——顯然點明光影共存的關係，只不過大家身處社會上不同的角色崗位，也由此是不得不面對對立乃至出現不近人情的表現，共飛共舞正由此雙生。

另一例子是佐佐間律師，她一出場乃正義天使的形象，由檢察官化身為律師為民請命，且為受害者家屬奔走爭取參與審訊的權利，儼然是從電視



任禾，筆名「會說話的肘子」

國強則文強 文化出圈是必然

《2022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究報告》中顯示，「截至2022年底，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92億，網絡文學作家數量累計超過2,278萬。」網絡文學的規模體量再一次刷新了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指出，當前的網絡文學發展不僅有量也有質，「144部網文作品入藏國家圖書館，10部網文的數字版本入藏中國國家版本館；網絡文學海外訪問用戶規模突破9億，16部中國網文被大英圖書館收錄。」曾經被認為是文化快消品的網絡文學，如今走上了精品化發展之路，並且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閃亮名片。

這其中就有任禾的作品，他的作品被認為充滿了「少年感」。他曾對媒體說：「希望我的作品帶給大家少年的精神世界，永遠少年，永遠熱淚盈眶。我希望能在科幻作品中塑造一個『永遠向理想奔赴的現實主義者』，不言敗，不畏懼，不作惡，不妥協。」

任禾本人也是一個能夠在任何需要衝刺的時候就放下一切向理想奔赴的人。這種專注的能力是任禾在高考那一年發現的。「高一高二都還沉迷於各種小說，成績班級倒數。到了高三就全部戒掉，早上4:30起來早讀，晚上9:30熄燈後用一個3塊錢的手電筒窩在被窩裏刷題一直到12:00。」就這樣，任禾整整堅持了一年，頭髮都熬白了。這是一段非常有意義的人生閱歷，「不在於考上了哪間大學，而是證明自己能夠沉下心來做事情，可以在任何時候都能衝刺一把。」

網文出海、文化出圈，不論是官方層面還是個人層面都在積極努力着。在任禾看來，國強則文強，中國文化出圈是必然，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

他不想辜負時代給予的機會和正向反饋，「敬畏經典，但從不缺追求經典的勇氣。」任禾告訴記者，自從開始網絡文學創作，那種「衝刺一把」的勁頭就全部上來了。他能夠把最喜歡的遊戲全部刪除，保持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下午兩點左右起床，處理一些日常雜務，然後把之前的文字再拿出來修改一下，五六點的時候再睡個『午覺』，然後就開始寫作，一直到凌晨六點。」跟很多寫作者一樣，任禾習慣在晚上開啟寫作時間。「當你身邊沒有人的時候，想像力無限大。身邊人離你五米，想像力也只有五米，當屏幕前有其他人盯着時，想像力就坍塌了。」寫作是件純粹又自我的事情，「碼字的時候完全進入了虛擬的世界，回歸現實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恍惚。」

「等一部作品更完了，再休個長假。」當然，休長假期間，看電影、讀書、參加各種會議、各地遊玩，這也是「積累素材，尋找靈感，構思新作」的過程。

書評

文：湯禎兆



書名：天鵝與蝙蝠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

劇走出來的英雄形象角色。但劇情發展下去，當美令不斷堅持要尋根究底，她基於保護對方的心態，也一直諸多阻撓，甚至可以說對真相大白沒有出過一分力。只是小說的結局，她卻成了一位關鍵人物——因為她體察到美令由受害者家屬搖身成為殺人犯家屬的鉅變，於是聘請了她為律師的職員，甚至安排她與和真的重逢機會，希望兩人在感情上有可能進一步發展。角色的光影互轉，隨時間情境而衍化，凡此種種我認為正是東野想營構的主題——人人都是天鵝與蝙蝠的合體，只視乎大家看到哪一面而已。

對我來說，《天鵝與蝙蝠》當然不是東野的代表作，但閱讀趣味仍可保持，對一位快將打破一百本作品大關的暢銷小說家來說，我已經心滿意足——當然主軸仍在加賀恭一郎身上。

我的文青時代

作者：蔣勳
出版：有鹿文化



「文青時代我們如此孤獨，不想溝通，或不屑溝通。如果最終溝通只是誤解，不妨就冷笑着看這荒謬的一切吧。我的文青時代延續很久，從初中到高中、大學，一直延遲到巴黎讀書，彷彿不想從文青的夢裏醒來，可是卻可以在卡繆、卡夫卡、齊克果等的文學作品中找到自己內心最無法被理解的孤獨……」中學以後的蔣勳，瘦削蒼白，一頭天生捲髮。他逐漸偏離正軌教育的航道，走向自己迷戀的文青夢想中。本書回溯蔣勳創作生涯的零坐標，也許所有隨手撕碎在風中散去的文字和圖繪，才是真正文青的夢。如果留着，有不同的意義嗎？文青時代，再見面，是否只剩啼笑皆非？

來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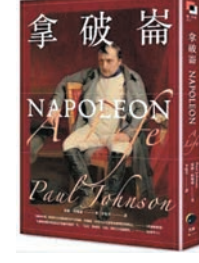
作者：阿卜杜勒拉克·古納
譯者：郁保林
出版：潮流文化



來自坦桑尼亞的古納，於1960年代移居英國求學，著有多部小說，作品圍繞難民與流亡，聚焦身份認同、種族衝突及歷史書寫等，在202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書評家普遍認為，古納的作品在在呈現了殖民主義對世界的影響、戰爭所留下的創傷及難民流亡等經歷。《來世》的故事以戰時的東非為背景，描述大時代下小人物的一生，勾勒出非洲大陸的無情命運。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當時德國對東非的殖民統治即將結束，伊利亞斯戰後輾轉回到家鄉，發現父母去世，妹妹阿菲亞也被送給別人收養。另一位士兵哈姆扎也在戰後返家，身體和靈魂都傷痕纍纍，一無所有，直到他遇見美麗單純的阿菲亞，故事就此展開……

拿破崙

作者：保羅·約翰遜
譯者：李怡芳
出版：黑體文化



電影《拿破崙》上映在即，不如來讀《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及權威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對這一著名人物的生動描述。本書充滿智慧且氣勢磅礴，保羅·約翰遜講述的故事特別引人入勝：拿破崙驚人的數字和計算天賦及對大砲的掌握；大膽而咄咄逼人的將領風格及簡單的作戰策略；對帝國宣傳的完全控制及文化展示的成功；作為國際政治家的失敗……在拿破崙對權力的追求之中，保羅·約翰遜看到一個不受忠誠或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者，一位才華橫溢的機會主義者和宣傳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其暴力遺產正是二十世紀極權政治的典範。拿破崙戲劇性地證明了一個人有能力在歷史中實現自己的意志。

從前的優雅：紳士與小姐的絕代風華

作者：李舒
出版：聯經



什麼是「優雅」？張愛玲、邵洵美、陸小曼、林徽因、趙蘿蕪、林語堂、陳夢家、木心……這些在歷史長河中閃閃發亮的傳奇人物，和普通人一樣有着平凡的一面，有着無數個生活的瑣碎和現實的困擾，也有着低潮時刻的苦苦掙扎。透過李舒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生活始終堅持自己的底線與追求，即便是在沉重的命運與逆境折磨下，也不忘維持風骨與修養，在亂世浮生中依然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他們的優雅，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中，尤顯可貴。

京都家滋味：秋冬廚房歲時記

作者：秋山十三子、大村重子、平山千鶴
譯者：許那妮
出版：有鹿文化



《京都家滋味》在1960年首次出版，第一次將代表京都庶民生活、日常所見的家常菜——「番菜」——介紹給世人，不僅讓番菜成為京都飲食的代名詞，也奠定此書為日本飲食文學的重要經典。由京都出生、生活的三位主婦：秋山十三子、大村重子、平山千鶴，以耐人尋味的筆觸、最貼近家庭運轉的視角，記錄昭和時期的自家廚事，也記錄着當時京都家庭、商人的風俗習慣、傳統活動。請一同掀開京都廚房的門簾吧，一探神秘又樸實的「番菜」，如何有滋有味地濃縮京都秋冬兩季的風土與人情。